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十一

雍虞先生道園類彙卷之十九

序

劉公伯溫學齋吟彙序

大夫君子學問之純粹思慮之深遠才識之超邁經濟之精微未盡見於行事則托諸登覽吟咏之際者可以見其所存矣大小雅之作多國家朝廷燕享會同受釐述德勸勞陳戒之辭其人從而化之者則風之義也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善觀於世者不亦微哉然則詩之所繫者大矣張掖劉公伯溫以高志清行博通今古成能於

道園類彙十九

一

天子之學達才於耳目之寄其居鄉也本諸彝倫正其道義以化其鄉人鄉人從之至以爲儀表蓋得聞其所未聞者也佐外宰相於吳越歎其蠶絲之無窮憫民生之憔悴而莫之救也其脩金史於著庭見前代禁令旣非先王之遺意流毒未已而莫之革也心聲之發豈適一人間一政之謂哉伯溫之持憲江右集以斯文之舊見焉示以詩三十餘篇發感慨於情性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是爲不可及者若其體

制音韻無愧盛唐則又時人之所共知者矣學者及門多請傳誦自學校之近至山林之遠皆願見焉兒子翁歸摹刻其副以與同志共之故為書其後如此

李重山甫廉使梅庭詩序

梅庭主人者江右憲使李公重山甫所自命也梅在庭而已主之能賦者為之言不啻百什刻諸堅梓以傳於代而命虞集序之梅花實兼美之木也精英不間於歲寒之餘碩果先成於純陽之月其為用也見比於商書見詠於召南見用於祭祀賓客之邊實水

陸之花可愛者甚繁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者甚多未有甚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則公之於梅也可見矣宮室之制前有門以至於堂其中則庭也庭之中廣可以布武而周旋有賓客享燕之事樂舞陳焉位署列焉出入升降揖讓拜起陳其幣帛以相交伸之儻相以相接於是乎行其客主人之禮焉嘉樹在庭公以主人禮之則於梅也有大賓之敬而不敢褻則異於常翫矣非凡木之所能得者也吾聞之享賓之禮則有工歌之盛焉

三百篇皆可備之聲詩而雅頌者大抵公卿大夫之所作也吳李子適魯周禮之在魯者盡得見之沛然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者矣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使工歌者三兩不拜而三拜蓋禮之盛而不敢當也今為梅庭主人作詩者數十年來 國家賢人君子多文治之盛皆於此見之主人樂乎梅之在斯庭也使學者肄而習之時而陳之是為主人之樂乎梅也梅之有知其所以致樂於主人者壽豈不忘豈有已乎是為序

崢山詩集序

天運在

國朝元氣磅礴於龍朔人物有宏大雄渾之稟萬方莫及焉是以武功經營無敵於天下簡策所傳有不可勝讚者矣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人文宣鬯延禮鉅儒進講宗親大臣多受經義而經天緯地之文戡定禍亂之武於是兼舉而大脩焉今授政於 朝廷出使於邦域往往通古今知治亂推經術以行吏事民受其澤

焉於是則又有發其心聲以爲歌詠足以鳴一代之
雄盛時至氣化有不能自己者非偏才小智可異其
萬一也廣東元帥公僧嘉訥元卿其先本

太祖元從東征西討無不在行威加中原以晉地之
彊留以鎮之今三世矣元卿受朔易之嚴正兼形勝
之奇偉才識超詣肆力文史歷御史憲府彈劾不避
於貴近責備每切於文臣發異端不測之姦明

朝廷諫諍之重不以細故塞大受也公事之暇作爲
歌詩無幽憂長歎之聲者矣夫屈宋之辭遠接風雅

蓋出於亡國陋邦建安諸人亦號奇壯而所居之朝
非世正緒固不可與今之君子度長比大於當時矣
元卿自河北歸奉太夫人居太原之崞州有天涯山
者奇偉秀絕前代未有賦詠者世傳一二篇皆金人
喪亂之餘我朝甫定之日亦多感慨之言不如元卿
之浩蕩英邁也是以四方頌之及來廣東政成期月
寇盜悉平日與賓佐賦詩爲樂安靖治平之美於斯
可見矣從事於其府者董瀾記而錄之合前後所傳
以成若干卷噫我朝文化之行聲詩之播用之邦

國用之民庶沛然將有取焉故爲序其端如此撫州路經歷黃天覺嘗受更生之造於公無以報也請刻諸梓遂以授之

司執中西遊漫豪序

古者君遣使臣馳驅原隰則必有所詢度而歸報者矣明目達聰無間遠邇居九重之上而周知萬里之外者用此道也語曰使乎使乎則存諸其人矣傳曰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山高水深陟降觀覽非有識有知之君子殆不足以知其所以然則安有能說能賦之事哉至正元年

天子命中執法大宗正將有所詰治諸侯王於甘肅寧夏治書侍御史張公公弁在行得自擇掾史以爲輔而東平司君執中以文學明辨實佐之自發京師至於西還八閱月所過賦詩凡百餘篇命之曰西遊漫豪古昔興廢之感慨山川風物郡縣田野悉見於吟咏之間善觀者可以見其志矣人材之不齊或王事靡盬每懷靡及無暇覽觀以述其興感之由者多矣若夫執中西遊之作真有古昔大夫君子之遺風

也哉集大德初至京師客授橐城董公之館因得見
世祖皇帝禁近舊人間言中統至元間方有事於四
方每大小使者之出比還奏畢必從容問所過豐凶
險易民情習俗有無人材治迹或久之因事召見
猶問之也是以人人得盡其言嘗以此觀人而得之
由是凡以使行者莫敢不究心省察以待顧問故
外事錯綜參伍無所隱伏此
聖神睿知周悉物理可以窺見之萬一者也觀執中
之詩竊有感於昔之所聞輒附見於此云受

天子耳目之寄其必知此矣

吳和叔詩序

喜怒哀樂之於情也感於物而見焉出而用世見諸
行事居而應物發為辭章其所從出一也應事如流
水過則無可見詞章之所存可以興觀焉得失治忽
之事可勸懲者矣吾於新安吳和叔之詩而得之蓋
和叔之為詩其音節平和而不暴於氣其理致詳而
不汨於時喜而樂也不至於放哀而怒也不至於傷
從容於日用酬酢之間蕭散於塵壒之外生乎

承平之時無前代子美之窮愁安乎所遇之常有近
時放翁之優逸其真能言者哉其友夏君大之爲予
言五六年前吳中朱管氏豪橫爲不法事覺自丞相
御史方伯郡刺雜治之既伏誅簿其家得當時行賄
之籍數鉅萬萬自一錢以上皆著主名今江西行省
貲外郎王君止善方爲省檢校官而和叔其史也實
覆勘其獄獨列二公名疏其下錢若干不受籍所坐
累者甚衆故雖泯其籍而二公卓然名高一時矣二
公皆好爲詩王公旣貴詩益顯和叔方掾江省有得
其詩者可以觀其人焉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眠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
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
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
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
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
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州縣官有司能具之矣
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

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王之相應可以
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予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予以贊
國家涵煦之深予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予以見德齒
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
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
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
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之昆弟姻戚
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
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

福會川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
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
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
之內田里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
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
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者傳以爲其母
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
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

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為之序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秦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愷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

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為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

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

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鄒邑高先生九十二歲壽詩序

天地之間人為貴人生高年至於百歲人之瑞也蓋天之所賦者純地之所資者厚人之所養者備則其所以為生者可以久焉是以於至貴之中而為尤瑞者也滕之鄒邑有君子曰高先生某者今江憲架閣前鄉貢進士高克明氏之父也今年九十有二耳聰目明神清氣固步履飲食畧無少衰蓋其少壯之時

誦詩讀書以為樂不以事物累其心至於陰陽往來乘除因倍又妙解於象數之精微是以知變化之原有道義之養安其身於無為之所故也至正乙酉正月之吉自一家一鄉至於一郡奉酒饌備聲樂深坐重几以安之子孫親戚自五六十至於八十九十者莫不拜之此豈一家之瑞哉一鄉一國以至於天下之同瑞也克明王事在遠寮屬賓友知其尊親之高年也相與為樂以慶之不異於膝下乃為歌詩以祝其耆艾之永而俾集為之序焉於戲 國家深仁厚

澤涵煦四海前年東帛之賜無間遠邇然而求如衛
肅聖武公濟南伏生之流或曠郡縣不一二見也而
鄒人之邑大聖大賢之所居焉則高先生所以高年
者其得於沖和渾厚之積者遠矣豈他郡之所能及
哉昔金之末年中州禍亂極矣而高先生家大父年
幾百歲父八十餘至於先生高年已三世矣計先生
之生則我

世祖皇帝中統建元之前七年也以絳縣之例推之
其五百六七十甲子乎生於太平長於太平老於太

平非人瑞而何哉請誦昔人之詩為壽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饑旱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
之而不能揀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曠燥弗生貨幣並
竭商賈弗至去歲 國家有大正於逋詩宿愾守者
迷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
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
天子為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
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

朝曰

天子幸念疲眊使臣等奉宣 德意既竭駑鈍靡神
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
日以聞

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
普顏實立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

旨幄殿陰雲低回盼蠻孔邇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
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

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
丞亦憐真禱於太乙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
太白峽靈湫廟湫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暘喘汗牽掖
僅至親致 上命下即祠宮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
蕪不治墻毀瓦墮妥歆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
蓋跼躅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
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
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
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

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既成
政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勃興瓜蔓有實稍有廬
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壅埴
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
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
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
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
於斯極者誰實爲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 命之謹而効應如此逆順
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石文禮都司紀孝詩序

士大夫揆禮度義以臨其身非以爲人也然示趨向
啓人心移風易俗則國家爲治之大機存焉嗚呼不
有君子立志之堅操行之正以盡事親之孝以移事
君之忠何以爲天下之儀表乎述其行事以推明其
性情發見之正使觀聽之下有以風動而不變者則
亦系於文史也哉今南行臺都司石君思讓字文禮
孝行之著是以不可不書也石氏之先居東平鄆城

自蒙城令尹有德惠於其民乃留居之其鄉曰惠安其里曰梁園而蒙始有石氏矣仲璋府君承賢令之遺德聲名未大著而已有薤露之歎君在襁褓未能勝喪則元貞之二年也母蕭夫人年方二十有八保遺孤以報所天冰霜之操久而彌固三遷之教不愧昔人而君之學進焉及哺之愛靡間於晨夕色養之敬弗逾於始終近自親戚閭里至于鄉人以爲孝慈之交感明察之並著而其理不可掩也乃大德丁未夫人之令節上聞於 朝廷桓表之書屹立於閭里

而君亦長而能仕矣郡縣興其材能安豐守臣以名薦部使者歷掾兩淮憲升辟夏官擢徽政掾史職清而事簡才優而望高欲以一日君賜之祿以報其親之劬勞未嘗一息而忘之也方從其長扈從上都而陟屺之變遽自鄉至素介且窶長官僚佐哀其無以爲喪也咸曰 國家以孝治天下將從官府白而賻之君方擗踊人或以告則曰此大不可也我蒙酷罰不自隕滅又欲以微賤于清嚴雖長官之盛意將使小吏越分僥倖自我始忍死之辭哀慟誠至惟受合

府哀俸爲贈者以行所過朝夕臨聲動行路自上京
達蒙城將三千里視星出入至家而已葬徑趨墓所
伏土毀絕禮如初喪匍匐負土以崇其墓廬於其側
若將終身於是前崇厚壤基而室焉而不敢過也方
廣八尺高幾倍之奉主於其室事之如生存蓋禮之
變而盡其情者也方營築時鄉里親戚爭攜畚鍤助
之君不許曰此吾所以伸倩事無與於他人雖昆弟
子孫亦不許日月逾邁至于祥禫而孺慕不衰昔者
先王之制禮酌人情之中以制夫賢者之過之者正

謂此也於是孝廉之名赫乎盛朝春官下旌表之書
列府有薦擢之盛徽政之起復方新而中書右曹之
召辟已至何其感人之深而動人之速也嗚呼此豈
聲音笑貌之所至哉吾聞東南江海之外間宰相列
三閫而不足巍巍一行臺列官與中臺等御史二十
有四各腕一印僚吏數十以臨之耳目之寄其重如
此都司者議論之喉衿黜陟之輶轄也大夫中丞起
文禮而居是官固以賢能選而以孝治諷乎四方者
蓋亦係焉集歸遯丘園蓬藿深迥於外事無所聞知

從同學佐憲江右者得以歌詠稱頌之賦而知石君之風爲奮筆書之而不辭者叙彝倫以興明教不得以鄙陋辭也嗚呼凡爲治者本諸躬行見諸日用賢者有益於人國其有旣乎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

有蔬醴載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回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集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或曰三百篇皆可絃歌則桑間濮上之音將安所施乎曰鄭衛固不善矣淫聲逸志誠不可取然出乎六律五聲七均則亦不可以成聲故曰皆可絃歌云耳黃鍾九寸之管既無定論不過隨所置律而上下損益以爲聲均存而律不可辨矣然以夾鍾爲律本者亦不知何當但知其愈高急則愈哀怨耳今民俗之聲樂自 朝廷官府皆用之士大夫或依聲而爲之辭善聽者或愕然不知其歸也前朝文士或依舊曲

譜而新其文往往不協於律歌者委曲融化而後可聽焉樂府之工稍以鄙文實其譜於歌則協矣而下俚不足觀也識者常兩病之臨川葉宋英天性妙悟能自製譜而其文華乃在周美成姜堯章之次發乎情而不至於蕩宣其文而不至於靡有爾雅之風焉予後在朝以文字爲職樂律之事每與聞之俗工執其藝而不知理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是以終莫之合每朝會大合樂樂署以其譜來翰苑請樂章唯吳興趙公承旨時以屬官所撰不協自撰以進并言其

故延祐

天子嘉賞焉及予備員亦稍為隱括不至大劣為工所哂耳不能如吳興時也當是時深懷宋英之為人而引之禁林必有所裨助問諸郡人之在京者則曰宋英之歿久矣惜哉予還山中從其子邦用得所自度曲譜及樂律遺書一二卷讀之歎惋不能去手天下治平朝廷必將有制作之事而衰朽既歸不復有所事於此姑書其後而歸之

笙鶴清音序

國家重熙累洽天地之間沖和清淑鍾而為人其靈秀者發為詞章音聲不可掩也詩三百篇皆可絃歌漢魏以來列諸樂府詞氣見乎文音聲協乎律於世道蓋有所繫矣近體樂府蘇子瞻以其才氣為之如神龍變化不可測也周邦彥文律俱備已在汴宋極盛將亂之時辛幼安自北而南詞多慷慨元裕之在金末國初經歷憂患自以為視秦晁賀晏為何如此三百年之大槩也溥君仲淵國人進士適雅量於江海其在憲府吟嘯高致當人不足以知之予得見

其新樂府數十篇清而善怨麗而不矜因其地之所
遇感於事而有發才情之所長悉以記之數年前有
薩君天錫仕于東南與仲淵雅相好詠歌之士蓋並
稱焉今仲淵之作方爲時所雅重 朝廷制禮作樂
在斯時矣考之金石上配雅頌以來鳳凰感神靈將
有望於仲淵者笙鶴之喻其始作乎

國子監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
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

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
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
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
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
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
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貢今五百六
十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
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集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文靖之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絕如

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於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爲茂莞而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

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爲鶴山書院
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爲何如集對
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
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躓之
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
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昱成都范
文叔仲黼季才蓀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
脩已延平張子真士侏漢嘉薩仲章紱陵陽程叔達
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

鄧元卿諫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
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
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
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爲之
記曰所謂教者蹟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
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
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
曾大父曰子言卽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
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

之有成也集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邪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

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警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

筮策木杖布褐短纜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路坐弟子告閤人曰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閤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脩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邪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

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此或曰著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

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為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邪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雒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雒陽先塋之碑為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時至墓下乃書為譜鐫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

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雒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北渡歿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雒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奐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憲司掌史南行臺掾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大夫戶部員

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

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羅氏族譜序

世有爲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詳略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爲譜者必稽焉

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前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
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妄援於已
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踈所謂質而不誣詳而
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
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者相望可謂盛哉
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
乙甚者或無以為斷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
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
一人身而福澤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

吾有所不能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
者皆有以推其烝烝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
無所間與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
彼其立為大宗之法有百世之議者蓋必天子諸侯
之家為然他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昏
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租稅又
為三宥制刑三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薦
之以為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

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
吾黨以布衣微巖之約顧能記錄其族從至於十餘
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
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
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有所感也夫

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
為黃氏嘗無子以其弟為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
之次更以弟之子為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

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為孝
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為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
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禮也
哉夫異姓不可以為後弟不可以為子天理民彝固
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
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
為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
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
是故為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為之條制而防閑

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陽曲義士薛氏詩序

至正二年 朝廷以民饑為憂募民出粟酬以義士之號時晉寧尤甚陽曲之良民有薛氏名輔者請獻其私財十七萬五千緡以與官糴粟得七千餘石以之分賑民得全活者甚衆晉寧守臣河東部使者上其事於 朝旌表如今是時此令播於四方從令而興者未有如是之沛然者也東南素號富庶然觀望

顧慮應之者亦不及數聞薛氏之舉莫不驚駭歎服者矣於傳有之晉國天下莫強焉 皇元德澤涵煦之久藏賦於民固有如是者移民移粟戰國之君區區計較利害於尺寸之間何足以擬 聖朝一號令之出而風動響應之速者乎雖然薛氏亦可謂智仁者矣饑饉存臻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所謂雖有粟安得獨食之乎積而能散知幾之君子也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轉輸懋遷數百萬可立而至也薛氏亦古昔大家名見於史傳而輔也又見稱於今

曰其所自來不亦久且遠乎其鄉人馮繼初爲憲史江右爲余言之將與東南之士歌詠焉以其事之可以諷勸也故爲之序

江閩奉使倡酬詩序

皇上在位之十又四年

祖宗之德已崇 朝廷之治已成輔相之賢已得水
旱疾癘之害已銷征討刑辟之用已錯吏治於上民
安於下野無遺賢 國有善頌熙熙然皞皞然垂衣
裳於無爲稟中心於至正皇建其極敷福錫民此千
載一時也哉而宵衣旰食視遠如邇民旣飽而猶畏

其飢人已濟而猶畏其溺必欲無尺地不蒙其澤無
一民不獲其安斷自 宸衷遣使詢問分道而出巡
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焉江右在江湖之
表閩越在嶺海之間皇皇持節之華二公寔來則前
右丞北庭散公左丞平陽王公佐之者吾曹監典簿
太原孟君大暉其人也二公 先朝舊人貞靖嚴重
素聞於天下孟君學問志氣穆如清風極一時之選
矣哉吾儕小人朝不及夕有不足以知其雅量之弘
深而布政之優游也當每懷靡及之際有諏謀度詢

之勞然而登高能賦有以風示於吏民者猶足以見孟君贊畫於二公者矣乃若四知之章司憲者誦之其所以振頽風厲薄俗者不在茲乎歸報

天子猶將被諸金石於無窮僕老矣尚能與田父野老樵夫牧人永言歌之以爲一日之樂也故序其篇首而復諸司憲氏云

廬陵許堅白詩集序

近世學詩者好言長吉言長吉者造語多不可解又言山谷言山谷者音節必故為不諧又言簡齋言簡

齋者意淺氣短又言誠齋言誠齋者率易鹵莽又類俳優好言道理者竄似近之矣然之咏歎之性情則直有韻之講義山僧悟道偈頌耳此殆与復比興之餘風矣此區區管見嘗以為病者也中原之人又宗遺山而祖東坡浩浩一律亦未有知遡其原者又未暇與之言也今讀堅白詩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意其必與僕同病者而不敢為它人道也謹書其後而歸之

王紹文集序

天下今昔言文物之邦者西有峨眉南有廬陵斯文

師友之相望風聲氣習之相感其不可及也久矣予
游廬陵見鄉貢進士伯韶氏則自吾蜀臨邛來至于
是邦再世矣更以楊氏王者也得其所為韓信師李
左車論送楊紹宗奉母之淮序讀之如全蜀百源束
乎三硖放乎大江以至于海浩乎沛然潰冒衝突不
可制禦而萬斛之舟行乎其間乘壯盛陵危險周顧
中節一日千里自西徂東其無媿於兩地之風者乎
黃鵠再舉至乎天池予又将何以言之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九

雍虞先生道園類彙卷之二十

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顛顛昂昂如圭如璋今聞今望豈第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芝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沖和之至自然有所鬯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卅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

道園類彙序

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

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

旱之蓄民力竭矣

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廬阜之雲蒼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曰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文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

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

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踈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

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負闕而聞焉亦未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

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邪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才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設施悚然

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歎羨恬然而厭服知 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之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亦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 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答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

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不宜往祠有
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大監宋本其行嗚呼
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
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集嘗適
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
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
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
轉期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朘其傭直工徒
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

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
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
乏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
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情農故也
且京師之東荏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數
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
田也宜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
具召募耕者而疏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

秩以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旣首廷對未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徹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才之費二公之重其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

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集爲之序

送憲部張樂明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 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擬于天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考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醫于尚方使事之閒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

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叙則九疇錫彝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彝倫叙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做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繫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子得以爲說而序之

送李仲淵赴雲南廉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遊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亮其悽悽之誠也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然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

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凡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栖者歟集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詵

詵征夫每懷靡及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

先朝進士第一人

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

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黉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餼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

鎮撫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
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迹者一旦邊警遽至
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
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
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庭議壯之方
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
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
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
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

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爲臣
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
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
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
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
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
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
虞集爲之序

陳雲峯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嬰布臯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醪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於啣檠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

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郁乎有文是以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繇絕之初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蹙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

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尚翩翩而來朝哉

送王在中編脩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也同館之士爲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嶽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

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集集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

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爲大宗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衰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襍禮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焚聽

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
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
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
吏民必盼盼然望之曰

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
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上德意而察其隱
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并雍之境
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以佐
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諮詢而得之

乎吾蜀以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藝
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
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爲他日
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智仁兼盡之
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
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
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

爲舟車操之爲弧矢屈之爲楛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羣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

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 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

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些言笑嗟

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由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

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父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

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旣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

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

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英材雄畧清節重望事

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

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

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聞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

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未年歲間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而

尹開封清簡平易仍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

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繫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歛者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

今上於東宮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偉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

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
博士虞某爲之序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
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
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
而速化以爲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
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
之與宰相命以

天子之勅者孰貴苟以爲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
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
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
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
莫若焉今自 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
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脩己之道或未盡
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俛俛然徒以苟且尺寸豪
末爲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
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

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
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
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
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
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以取
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道不肖者
不肖者推此而砥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者
所化而改敦敦篤篤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
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爲也仁卿齒業俱

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
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仁卿
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
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
耳他非所計也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
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
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執

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
器物事為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
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為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
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
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為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
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子序焉乃為之言曰
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
所刑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為亦其具也前
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為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
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為者初不廢也今
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
夫器物事為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
而及末或即麤而得精沿溯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
先生吾蜀人集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
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學校肇自許文正文正以篤實之資得
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

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

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予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傳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以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

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
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
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
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脩辭
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躡等而
始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衷厚貌
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龍瞽天
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
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

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
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
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
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
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
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
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
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當行之地
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

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辯於僕僕皆得因其才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

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皆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伯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

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受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受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注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為事其為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髫鬣先君

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
外傳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
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
縣丞黃申子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
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
之去入深山中忍餓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
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
滄江書塾中宋云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
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曆

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常勗集曰讀書
常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
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
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
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
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
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
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旣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
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

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未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
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
秋嘗爲大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
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而已物故遺書存者無
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
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
方一巡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
求一言以叙別念無定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
爲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
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
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勗予也
哉

送趙茂元歸浙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
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
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危科登顯仕有譽
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
爲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

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濯如也謁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別噫予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乎舟楊公遺文將從官所并其家爲別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木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治笈違親戚去鄉并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

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效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子與公並處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旨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惟年最少者二人差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及南宮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也及登第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

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惟字
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
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
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文豪盧百
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
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俘者叙南程復元有子矣悉
所將貲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
姑氏音問否具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以歸曰
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

奉已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
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即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
于高次者楨次者支渭興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
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
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予言也故具
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
以世臣宿將廼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肖一布

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
我

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
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
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
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謄狀
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
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
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

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
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
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
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 朝廷知
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韙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
義必見用自繫 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
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也

送許世茂詩序

集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生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

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
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無
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
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
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
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
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
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
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

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
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
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集曰
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
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
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
者十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
故集作送許世茂詩序

送熊太古序有詩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
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卽所聞而掇輯之因所言而
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
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
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
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
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
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徃見聞而失性情
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煩厭其緒言而不知講

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
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
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
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
士大夫搢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
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銜
鬻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
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
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

其辭曰風從閭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
殊未來雨雪載遠道卞生獻其寶駕之子金車藉以
五色繅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買歸哉
聊永歌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
歿焉即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 國朝以來諸叔相
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親往迎遷率以事阻歲
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爲念集

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
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
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
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
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
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
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
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
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

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邪以禮
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莞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
禮之才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
實有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
自見於他日乎

樂吾愚詩集序

予觀樂安士友所刻朱君望幼望之詩而嘆其邑士
風之美矣幼望早有才氣能文章尤好爲詩科舉興
其才足以致科第而不爲也客授豫章交游時俊時

時吟詠以達其志然卒無所就沒而無子其親戚鄉
里學者相與哀其詩刻而傳之監邑燮理溥化名進
士也手爲之校定此皆有古義可書今春有黃冠朱
生者從其師來謁時星子縣尹致仕黃君文中在坐
黃君故宋樂安丞之仲子於予爲鄉兄而寓崇仁者
爲予言朱氏之所居曰朱原故宋時其族文物最盛
有登高科顯仕而貢於鄉者歲不絕人內附以來其
族人皆守儒素以教授生徒爲業老幼大小亦不下
數十人是以甚變敬重之冬客有何孔暘持幼望詩

集相示讀之見其於兄弟朋友離合之間致意其忠厚或諷詠古今人物山川之故慷慨有意而不過爲憤然蓋深得詩人之意而信朱氏之果有人也迺書其後而復之以美樂安士俗之盛益以勸幼望族人昆弟之大有進於學也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

